

来自坦赞铁路的报告

插图：窦培高
封面设计：梁益强

来自坦赞铁路的报告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字数 235,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12 $\frac{3}{4}$ 插页 2

1976年8月北京第1版

1976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号 10019-2415

定价 0.76 元

前 言

一九六七年，正当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向前发展时，中国政府批准援助坦桑尼亚和赞比亚两国修建坦赞铁路。这项工程自一九七〇年十月正式开工以来，在全国人民的热情关怀下，在坦、赞政府和人民的大力支持下，经过中、坦、赞三国铁路建设者积极的努力，于一九七六年建成移交。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战斗洗礼的中国工程技术人员，牢记毛主席关于“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的教导，满怀对坦、赞人民反帝反殖斗争的同情和钦佩，意气风发地踏上履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的征途。他们在坦赞铁路工地，以崭新的战斗风貌，和坦、赞工人一起，勘测设计，开挖隧道，修建厂房，筑路架桥。他们互相尊重，互相学习，互相帮助，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顶着赤道骄阳，冒着非洲暴雨，披着高原风霜，不惧凶禽猛兽，走荒原，穿密林，攀高山，涉激流，并肩劳动，共同战斗。随着这闪亮的钢轨迅速向前延伸，中、坦、赞三国人民的革命友谊和战斗团结也与日俱增。

坦赞铁路工地沸腾的战斗生活，为文艺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也激发了广大援外工程技术人员的写作热情。

他们以革命样板戏为榜样，利用工余假日，挥笔记录了他们跟坦、赞人民共同铺设这友谊之路的经过，以此作为向祖国人民的汇报。这本散文报告集，就是在这个基础上编选的。

在编选这本散文报告集时，我们力求通过这些作品，较充分地反映坦赞铁路工地上战天斗地的生活画面，体现毛主席革命外交路线的伟大胜利，体现中、坦、赞三国人民的战斗团结和革命友谊，体现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中国工人阶级的精神面貌，体现坦、赞人民要求独立自主的强烈感情和勤劳勇敢的优秀品质。但由于我们经验不足，水平有限，这本散文报告集的编选工作肯定存有不少缺点，甚至错误，殷切期望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来自坦赞铁路的报告》编辑小组

一九七六年六月

目 录

前 言	(1)
-----------	-------

奔腾河畔	杨广泰 张铁珊 (1)
契比里的征途	陈玉文 吴友德 罗清照 (28)
运输尖兵	罗清照 (40)
处处伸出友谊手	范国君 (58)
畅通无阻	刘希明 张连波 徐万成 (73)
东非来信	赵宗荣 崔学娟 (88)
雪中送炭	张铁珊 (101)
彩虹千里	陈水旺 (108)
电闪雷鸣	范国君 鲍祖贤 (124)
渡口追舟	徐万成 潘云官 赵尊彦 (144)
莽原篝火	马鲁奎 (155)
隆隆的炮声	姜文田 (171)
“黄河”新曲	罗清照 (182)
难忘的友情	马志强 (202)

寻砂记	辛汝忠 (211)
应尽的义务	鲍祖贤 (226)
真挚的感情	张 仁 马志强 (244)
米诺的歌声	卢仲琴 (251)
回国之前	李 昆 (270)
友谊之歌	杨国珍 辛汝忠 (285)
高唱吧!“拉菲克鸟”	徐万成 李立新 (297)
“姆南迪”的故事	李成仁 所仁善 许振兴 (305)
铺在心里的路	孙金绪 崔洛文 (327)
漫天朝霞	王 军 (342)
老班长的秘密	李敬寅 (354)
列车西去	吴乃康 (364)
女儿墙上	孙士岐 郭庆梓 (379)

奔 腾 河 畔

杨 广 泰 张 铁 珊

一九六九年四月末的一个夜晚，大雨倾盆，雷声滚滚。坦桑尼亚最大的野生动物园赛露西，在风雨雷电的笼罩下，显得更加神秘恐怖。

如果谁能俯视大地的话，就能凭借着刹那的电光，看到在赛露西边缘的奔腾河附近，一支鱼贯而行的小队伍正在丛林高草中游动。这是一支什么队伍？为什么会在风雨交加、电闪雷鸣的黑夜，在野兽成群、人迹罕见的野生动物园出现？

事情是这样的。坦赞铁路预计将要穿过奔腾河，但从文字资料的记载看，这条河流的水文地质情况复杂，河床极不稳定。由于两岸都是原始丛林和没人高草，没有道路可循，至今尚未有人进去考察过。分队领导正为这事伤脑筋时，水文地质组组长、工人出身的工程师黄彦找上门来，主动要求承担这项任务。

年近五旬的黄彦，中等个儿，体格健壮，紫微微的方脸庞上，有一双深沉而明亮的眼睛，那满脸的皱纹以及花白刚硬的短发，给人一种敦厚、朴实的感觉。乍一看，他显得粗

粗拉拉，甚至有些笨手笨脚，但跟他接触的时间稍微一长，就会发现他不仅精力旺盛，而且还是一位非常细心、非常机智灵巧的人。特别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锻炼，他更显得朝气蓬勃。

黄彦和年轻的助手、坦桑尼亚工人阿罗尼完成一项勘测任务后，就着手向当地朋友调查、了解奔腾河的情况。当他得知阿罗尼的爷爷莫斯塔法老人对那一带的情况比较熟悉时，就主动要求承担这项任务。经过研究，分队领导决定把这项任务交给他。

昨天早晨，天还没亮，他就跟阿罗尼、技术员老王、翻译小莫，以及猎警达乌迪，乘坐越野汽车向莫斯塔法老人的住地基加里村驶去。

八点左右，他们来到了基加里村，莫斯塔法老人热情地接待了他们。

莫斯塔法老人的年纪六十刚过，可看上去却象七十多岁，背已经驼了，拄着手杖，瘦削的脸上两颊深陷，说话有些不大拢音——牙齿都脱光了，银色的卷发及胡须，使他更加老态龙钟。但是他非常健谈，一眼就能看出，是个爽朗而乐观的老人。从他那虚弱的身体，可想而知，他在殖民时代遭受过多么残酷的剥削和奴役，如果没有那种可贵的乐观精神，恐怕早就不在人世了！

当黄彦向老人说明来意后，老人惊讶地说：“雨季还没有过去，丛林里泥沼遍地，野兽踩出的道路都被荒草封闭，在那里，连野兽都会迷路的，更不要说人了……”说到这里，

老人沉思不语，性急的阿罗尼刚要劝说爷爷，被黄彦用手势拦住。老人沉思片刻，说道：“这样吧，我亲自给你们带路！”

黄彦连忙说：“老人家，您的身体不好，请您把线路方向和情况告诉阿罗尼，让他带着我们去吧。”

莫斯塔法老人抚摸着阿罗尼那厚实的肩膀，显然，他对中国朋友这样信任自己的孙子很高兴，但他摇了摇头，说：“雏鹰不经过风雨，飞不上蓝天，孩子没出过远门，认不得道路。他还不行啊！”

黄彦称赞地说：“阿罗尼是个非常好的小伙子，在建设坦赞铁路的事业中，一定会锻炼成一只搏击长空的雄鹰！”

老人哈哈大笑：“可他现在的翅膀还软，还是让我带路吧。”老人把挂在墙上的一支老式猎枪摘下来，往肩上一背，拄着手杖，一瘸一拐地走到屋外。

黄彦从老人走路的姿态，知道老人正患着严重的关节炎，便一步跨上去，扶着老人的胳膊，关心地说：“老人家，您的腿……”

“我的腿也许不如你们，可我比你们多一条呀。”老人把手杖举起来，爽朗地笑了笑，“坦桑尼亚有句谚语：朋友对朋友，从来都是讲真心话。我说给你们带路，就一定能给你们带路，请相信吧，我的朋友！”老人用手杖向草丛里一指：“请上路。”

人们怀着激动的心情，从汽车上取下仪器、砍刀、行装等物，排成一字儿，跟在老人的背后踏上征途。坦桑尼亚司机朱马也自动地跟了上来。

雨季正是万物欣欣向荣的大好季节，那一人多高、比芦苇还粗的野草，把野兽踩出的各种羊肠小路封闭了。莫斯塔法老人凭着多年行走的记忆和经验，深一脚、浅一脚地带着人们向前摸索着。

在高草里走路非常困难，不仅脸、手被草刮得血迹斑斑，而且天气闷热异常，没有一丝风，个个大汗淋漓；那被草刮破的地方，让汗水一浸，火烧火燎的难受。

黄彦背上背着一个口袋似的背包，他边走边往本子上记着什么，汗水把工作服湿透，又把帆布背包浸透。初次跟黄彦一起工作的小莫，扶了扶角质近视镜，好奇地问道：“老黄，你写的是什么？难道你是个诗人？”

黄彦幽默地说：“算不上整个诗人。可是，瞧，我的背包都快湿透了——我哪会作诗，我是记自然标记，以免回来时迷失方向。”

小莫望着黄彦那乐呵呵的劲头，扑嗤一声笑了起来，他歪着头朝老黄的背后瞅了一眼，见挨着脊背的背包，确实水淋淋的，便说：“背包里的东西会不会让汗水浸湿？”

黄彦说：“不要紧，里边的东西都装在防水袋里，不要说汗水，就是掉在水里都不会浸透。”

小莫虽然跟老黄早就认识了，但始终没有机会在一起工作，他对老黄的事迹非常熟悉，这次能跟老黄一起工作，他很高兴，把这看做是向先进人物学习的机会，所以他对老黄的一举一动都很注意。他本想跟老黄聊些什么，但讨厌的汗水和随时袭来的草叶，使他疲于应付，加之黄彦在后面

不时地督促着：“跟上！”“别掉队！”不要说聊天了，能不掉队就满不错了。

经过四个多小时的徒步行走，中午时分来到奔腾河畔。当人们看到那条浑浊、翻腾的大河横在眼前时，虽然一个个汗流浹背，可心里却象喝了一杯冰水那样舒畅、痛快。

人们坐在河边树荫下，边吃饭边休息。

林中传来的各种清脆的鸟鸣，伴着哗哗的水声，非常悦耳，不时从河谷刮来的清风，使人心旷神怡。

莫斯塔法老人能够坚持走这样远的路，那纯属被一种崇高的友谊精神所鼓舞。当老人看到那条河水时，两腿好象不听使唤似地，连迈步都很困难了，他一屁股坐在树荫下，用粗糙的大手把脸上的汗水擦掉，一边用手杖柄敲打着膝盖，一边嘟囔着说：“人老不中用……”

黄彦把饼干、面包、汽水送到老人的面前，老人高兴地吃了起来。

黄彦通过小莫向莫斯塔法老人了解几十年来河床水位变化情况后，又用望远镜沿着河床上下看了一番，然后对老人说：“老人家，我们还要到上游去看一看，要尽最大努力选择一个最理想的桥位……”

没容黄彦说完，老人利落地站了起来，说：“我可以继续带路。”

黄彦握着老人的双手，充满感情地说：“老人家，中国有句谚语：病在朋友的身上，疼在自己的心里。看到您那双腿，我们心里难受啊！”

老王在一旁也劝说着：“老人家，请回去吧，我们不会迷路的，只沿着河床进行考察。”

老人也被中国朋友这种真诚的友谊所感动，但他还是不放心的：“那你们回去怎么办？”

“您看，”黄彦把密封的本子打开，上面划着各种各样的标记，“我把线路的自然标记都记在上面。”

老人钦佩地说：“你们真是有心人啊！”

黄彦费了许多口舌，才把老人说服，并请朱马陪着老人回去。老人临走时，要了一把砍刀，对黄彦说：“朋友，我在所有岔路口的大树上，都砍上标记，希望你注意。”

送走老人之后，黄彦等五人沿着河床向上游走去……

他们看了一处又一处，时间过了一小时又一小时，眼看已经是下午四点了，老王提醒说：“老黄，时间不早了，我们必须在天黑之前返回基加里村，现在已经找到几个比较理想的桥位，是不是比较一下确定下来。”

黄彦用望远镜向上游望了望说：“我们还没有超出铁路选线的范围，还是向上游找一找，或许能找到比现在更加理想的桥位。”老王深知黄彦那种认真负责的精神，如果不亲自踏遍选线的范围，决不会半途而归，因此不再说什么，跟在黄彦的背后继续向上游走去。

接近五点时，他们发现了一处河道比较直，流速比较缓慢，而且岩层还比较浅。看来，这个处所比先前选定的几处更为理想。人们把仪器、行装放在河边，准备仔细考察。

河床上流的河面比较开阔，有一大群河马正在湍急的

水流中戏水。当它们发现有一群陌生的“动物”在河岸停留时，就竖起猫样的小耳朵，露着少半个身子，静悄悄地观望。人们无心欣赏河马，立刻展开了大桥桥位考察工作。

考察的结果使大家深为满意，不过，还应到对岸去看看才更有把握。可眼下一无船，二无筏，近百米宽的河面，怎么过去呢？黄彦说：“在勘测设计人员面前，没有走不通的路，没有过不去的河！”老王问道：“你准备怎样过河？”黄彦说：“我泅水过去。”老王说：“不行，上游有河马！”黄彦说：“有猎警达乌迪先生，他会在岸上保护。”老王说：“那我跟你一块过去！”两人正要脱衣下水，忽听小莫在下边喊道：“船，这里有一只小船！”

大家跑过去一看，原来是一只长不过五米，宽不过一米，非洲人民用斧子凿出来的独木舟。小船被一棵歪倒在水里的大树挂住，看样子，船象是上游居民的，在河水暴涨时冲下来的。

小莫习惯地扶了扶近视镜，对黄彦说：“老黄，坐这只小船到对岸去吧。”

阿罗尼说：“这是独木舟，不好驾驶，又没桨和篙，你们使不惯会出危险的。”

黄彦说：“那我还是泅水过去吧。”

达乌迪紧了紧武装带说：“我会使这种船，我是在尼亚萨湖边长大的；至于桨和篙也会有的，这里有的是树，一会儿就能做好。”

事情就这样决定了。

一切准备就绪以后，黄彦、小莫、阿罗尼和达乌迪，晃悠悠地登上小船，岸上只剩下看守行装的老王。黄彦考虑到安全，让老王也挤上来。老王指着岸边的行装说：“这些东西怎么办？”小莫抢着答道：“行装就放在那儿，保证丢不了。”老王在小莫的搀扶下，迈进独木舟。

达乌迪用小树干做篙，轻轻一点，小船顺着水势，斜着向对岸冲去。

船到中流，在激流冲击下，很难驾驭，船身左右摇摆着，上下起伏着，达乌迪竭尽全力使船身保持平稳。

在上游三十多米的那群河马，见这群不速之客来到它们的天地，似乎表示欢迎，几只较大的河马向小船冲了过来，它们那簸箕似的大嘴，一张一合，鸭蛋似的鼻孔喷的水花四溅……

望着冲来的河马，小莫有些惊慌地喊：“河马过来了，它们会把船拱翻！”

阿罗尼也紧张地握着花杆，喊道：“达乌迪，你要想办法把河马赶走！”

俗话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偏偏在这时，岸上又出现了一群野猪，显然它们对那些行装发生了兴趣，它们围上去，用长嘴和尖齿想把行装拱开。老王首先发现，便大声地吆喝着。喊声吸引了小莫和阿罗尼的注意，他俩暂时把河马忘掉，也跟着大声地喊了起来。野猪被喊声吓住，它们支起耳朵，竖起象是旗杆似的尾巴，准备随时逃跑。

而这时，河马离随波逐流的小船越来越近，小莫和阿罗

尼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象是准备跟冲来的河马格斗。

船上的人只有黄彦与达乌迪异常镇静。黄彦把木篙举起来，达乌迪警惕地端着枪。河马仍然悠然自得地向小船冲来，五米、四米、三米半……

与此同时，岸上的野猪意识到没有威胁了，又用长嘴和利齿拱着行装。行装在河岸上翻滚着。

达乌迪见河马距小船还有三米时，不能让它们再靠近了，便举枪朝空放了一枪。脾气温和的河马，从来没有受过这样的恫吓，回身便往上游窜去。岸上的野猪也同时朝丛林深处跑去。枪响之后，跟着传来了“扑通，扑通”两声响声——河马庞大的身躯转身带起的浪把小船掀翻了，野猪逃跑时把行装拱到了河里！

黄彦一落进水中，就呛了两口浑水，他抬起头来，换了口气，意识到背上的背包，里边有精密仪器，便把身子漂起来，使背包露出水面，随后用蛙泳的姿势一边游着，一边寻找不会水的小莫。当他看到阿罗尼和老王同时向小莫游去，便放心了，又看到达乌迪踩水举枪警戒着河马的袭击，就更放心了。他迅速地游回，把背包解下放在岸上时，小莫已被老王和阿罗尼扶着游了回来。

小莫被水呛得有些发晕，他的样子有些狼狈，皮鞋丢了一只，眼镜也掉了。

黄彦见小莫没有什么危险，扶他坐在一棵大树下，跟老王打声招呼：“我过去看看。”便向河边跑去。

正在河边拧着湿衣服的达乌迪，见黄彦又回来了，便

问：“朋友，你要做什么？”

黄彦指着对岸说：“我到那边去看看。”

“还要过去？”

“对的。”

老王跑过来，劝说他不要过去了。

达乌迪恭敬地问道：“朋友，我不懂技术工作，冒昧地请问，如果不过去行不行？因为傍晚正是野兽饮水的时间，恐怕在对岸遇到野兽。”

黄彦用当地语言和中国话，说道：“科学工作不能有空白点。为了选择一个比较理想的桥位，必须过去看看，哪怕是火海刀山挡路，也不能惧怕！”

虽然这番话达乌迪并没有完全听懂，但他从黄彦脸上流露出的坚定表情已经看出，这位中国朋友正在为未来的坦赞铁路忘我工作。他把湿衣服穿好，挎上钢枪，说：“朋友，我跟你一起过去。”

“达乌迪先生，你就不要过去了。”

“中国朋友为坦赞铁路建设事业奋不顾身，我为保卫中国朋友的安全也应当奋不顾身！”

黄彦说服老王去照顾小莫，然后跟达乌迪一起跳进水中。

到了对岸，他俩拨开岸边一人多高的高草，沿着一条大象喝水的小道向上爬去。他们转过两个弯，刚要抬步继续往前走，忽然听到前面一声吼叫。黄彦吃了一惊，脚步一停，看到一头大象正向河边走来，他心里一急，顺手从地上拣起一

